

引用:吴云虎,张帅哥,付育杭,郭森,李怡含,冯静,韩红艳.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治则探析[J].中医药导报,2025,31(2):188-191.

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治则探析*

吴云虎¹,张帅哥²,付育杭¹,郭森¹,李怡含¹,冯静¹,韩红艳²

(1.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2.河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 情志障碍是女性月经延后的最常见病因和影响病程进展的重要因素。情志活动属“神”的范畴。脑为“元神之府”,主宰机体一切精神、情志活动。基于脑在情志调控和月经周期节律性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系统论述了脑、神与月经的关系及对月经后期发病的影响,以及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的途径。从脑调神论治则不仅基于脏腑、经络、气血理论,更结合了现代医学对生殖轴和脑功能的认识,契合现代社会环境下对这一心理生理共病病证的辨治要求,拓展了中医辨治月经后期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关键词] 月经后期;情志失调;脑;调神

[中图分类号] R271.11¹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2-0188-04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2.037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Principles for Late Menstr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Regulated Theology

WU Yunhu¹, ZHANG Shuaizhou², FU Yuhang¹, GUO Miao¹, LI Yihan¹, FENG Jing¹, HAN Hongyan²

(1.The First 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2.Schoo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and Tuina,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disorders are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delayed menstruation in women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gression of the disease. Emotional activities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mind". The brain is the "home of the primordial mind", governing all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body. Based on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brain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menstrual cycle rhythm,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reatment of late menstr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regulation. It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ain, mind, and menstruation, their impact on the onset of late menstruation, and the approaches to treating late menstr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regulation. The treatment of brain regulated theology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rgans, meridians, and Qi and blood, but also combines modern medicin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productive axis and brain function,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thi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comorbidity in the moder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late menstruation.

[Keywords] delayed menstruation; emotional disorders; brain; regulate the mind

当代女性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多重压力,特殊的生理心理特征决定其在面对长期或突发的不良事件时,更容易造成身心障碍。月经后期的发病机制与女性焦虑、烦躁、易怒、

多疑、压抑、紧张、恐惧、孤独等多种情志障碍密切相关^[1-3]。脑统领机体一切情志活动。中医辨治体系应重视脑对月经后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才能更契合现代社会环境下对该类复杂

*基金项目: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点项目(2022ZD0208500);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课题(222102310655);河南省成像与智能处理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HKLHJP2023-A03);河南中医药大学苗圃课题(MP2023-12)

通信作者:韩红艳,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针刺干预月经不调的临床效应和中枢响应机制

的心理生理共病病证的辨治要求。课题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结合临床实践,提出“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的观点,运用调神针刺法干预月经后期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并对其中枢效应机制进行了探究。本文依据脑在情志调控和月经周期节律性调控中的关键作用,系统论述了脑、神与月经的关系,脑、神对月经后期发病的影响以及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的途径及临床指导意义。

1 脑、神与月经的关系

1.1 脑与神的关系 中医理论将人的各种情志活动纳入“神”的范畴。脑为元神之府,众神之长,对各类情志活动具有督统作用。《黄帝内经》指出脑既为奇恒之府又为精明之府^[4];《金匱玉函经卷一·论治总则》载“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5];《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述“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6];《颅囟经》认为“元神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7]。明清时期,中医学逐步认识到脑与精神、情志的关系,中医对脑的解剖位置、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如: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脑为元神之府”^[8],认为脑是精神活动的器官;清代医家王清任基于人体解剖学和临床实践,提出“脑主记忆”,并在《医林改错》中创立“脑髓说”^[9],奠定了情志发于脑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

1.2 脑、神对月经生成及泌至的影响 脑、神对月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与月经生成与定期疏泄相关的脏腑、经络、气血的影响。月经的生成与定期疏泄以脏腑功能正常、经络通畅、气血旺盛为生理基础,在此过程中,脑、神与经络的关系体现在对冲、任脉的调节,与气血的关系体现在对气血的生成与运行方面的调节,与脏腑的关系则体现在对心、肝、脾、肾诸脏的调节。其中,心、肝、脾、肾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月经的生成和周期节律起着关键调节作用。《景岳全书·妇人规·经不调》对此进行了精辟概括:“经血为水谷之海,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凡其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以灌溉一身,在男子则化而为精,妇人则化而为乳汁,下归血海而为经脉。”^[10]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互生,共同组成月经生成的物质基础;心主行血,脾主统血,肝主疏泄,肾主闭藏,共同构成月经泌至的动力基础;诸脏协调,是经血生成、定期疏泄、形成周期性节律的重要保障。脑统领各类情志活动。脑清神明,情志调畅,心、肝、脾、肾诸脏功能如常,月经生成的物质基础和泌至的动力基础正常,冲任通达,胞宫盈溢,月经才能如期而下。

2 脑、神对月经后期发病的影响

情志障碍是月经后期最常见致病因素,情志活动主要通过影响脏腑气机对脏腑功能产生影响,不良情志变化对心、肝、脾、肾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心血不足,肝气郁结、肝失疏泄,脾失健运、气血运化乏源,肾失封藏,冲任亏虚等方面,造成血海不能按时满溢,导致月经后期。持续的负性情绪会加重脏腑功能的损伤,成为影响月经后期病程进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导致多数患者病程长、迁延难愈的重要原因。脑既是各类情志活动调控的高级中枢,又为生殖轴调控的关

键器官。现代医学证实月经周期由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调控。下丘脑又称“情绪脑”,其与边缘系统的杏仁体、海马有密切的纤维联系,不仅是参与情绪行为调节的重要脑区,还通过与垂体的密切联系,调节机体生殖等多种机能的内分泌活动^[11]。脑内情志调控相关区域的功能活动对生殖轴的神经内分泌活动亦有重要影响,诸如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影响脑中情绪调控相关脑区及生殖轴激素调控功能,导致生殖轴正常秩序被打乱,体内激素分泌代谢紊乱,卵泡生长发育受到影响,造成卵泡期延长,排卵错后甚至不排卵,子宫内膜不能如期脱落,最终形成月经后期。

3 从脑调神论治月经后期的途径

基于脑、神对月经后期发病的影响及心、肝、脾、肾四脏在月经周期节律性调控环节中的重要意义,月经后期的辨证施治,不仅应遵循传统的脏腑、经络、气血辨治外,更应重视脑、神在辨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传统中医理论中未见中药及腧穴归经入脑的记载,课题组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提出通过调节心(心包)、肝(胆)、脾(胃)和肾等脏腑功能,构建脑-心(心包)、脑-肝(胆)、脑-脾(胃)、脑-肾途径的调神论治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对各种论治体系阐释如下。

3.1 脑-心(心包) 脑、心与神志活动密切相关。心具有“主血脉”和“主神志”的功能。心“主血脉”不仅为心“主神志”的物质基础,也为脑行使元神之府的物质基础。心主血于脑,为脑提供了物质基础,脑才可正常行使元神之府的功能。脑神受心神滋养,又支配心神的活动。心神在脑神的支配下完成感觉、意识、思维等情志活动。正如近代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指出“神明之体藏于脑,神明之用发于心”,明确了情志活动由脑而达于心,由心而发于外^[12]。

《素问·评热病论篇》指出“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13],明确指出心“主血脉”和“主神志”的功能在月经周期节律性调控中具有重要作用。心主血脉功能正常,心藏神和脑行使元神之府的功能正常,则精神愉悦、思维敏捷,经血按时充盈胞宫,月事如期而下;若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心主神志和脑行使元神之府的功能失常,脑神不能得到心神的滋养与支配,产生抑郁、焦虑、暴躁、焦虑等不良情绪,影响生殖轴对月经周期节律性的调节及其他相关脏腑功能,造成月经周期延后。

心包为心的外卫,与心相表里,在生理功能方面“代心行令”,在病理方面“代心受邪”。有研究^[14]表明,针刺心经神门穴、心包经内关穴后,脑内额叶皮层、颞叶皮层等与情绪调控相关的脑区血氧水平信号具有显著性激活效应。《针灸大成》记载心包经间使穴不仅可以治疗气机郁结等心境障碍,还有治疗月经不调的功效“主妇人月水不调,血结成块”^[14]。前期研究^[15]发现,针刺间使穴后脑内前额叶皮层、颞叶皮层、丘脑、边缘系统中多个与情志认知活动密切相关的脑区呈显著激活效应,以上证据均为从脑-心(心包)途径调神论治月经后期提供了理论依据。

3.2 脑-肝(胆) 女子以肝为用,肝主疏泄、藏血和调节血量

的功能决定了其与月经的密切关系。肝对月经的调节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其一，肝主疏泄，肝气冲和条达，有助情志舒畅、气血调和。肝主疏泄，肾主闭藏。二者一泄一藏，相互协调，共同调节月经正常排泄。其二，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互化，使胞宫储备充足的血量，从而保证了月经经量有定，藏泄有时。其三，肝通过冲、任、督、带与胞宫相连，调节充养血海，使子宫行使其藏泄有序的功能，调控月经周期节律有序变化。胆与肝相表里，与月经亦具有密切关系。胆既为参与饮食物消化吸收的脏腑之一，又与机体情志活动密切相关，参与胞宫开阖藏泄的调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中指出“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4]，明确了胆对外界事物有做出果断反应和正确判断的能力。胆主决断功能失常，易产生惊恐、抑郁、失眠等症状，这类情志异常与月经后期的发病与进展相关。

肝经、胆经的经脉循行，与脑、心、肾等月经周期节律性调控核心脏腑功能关系密切。一方面，经脉循行特点体现了肝脉和胆脉上行入脑，参与调神畅志的功能。《灵枢·经脉》指出“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4]。六阴经中只有足厥阴肝经上头面，至巅顶与督脉相会，入络于脑。肝、脑通过经脉循行紧密相连。而在所有上行于头部的经脉中，又以胆经在头部的循行分布最密集、广泛。另一方面，足少阳胆经经别“上肝、贯心”，足少阴肾经经脉“络心、注胸中”，胆、肾在“心”中交汇。胆经经脉循行环耳一周，并入耳中，肾开窍于耳。胆、肾又于“耳”处交会，共通于元神之府。肝、胆经脉与脑、心、肾的密切联络，强化了各相关脏腑调控月经周期节律性变化的功能，为从脑-肝(胆)途径论治月经后期提供了理论依据。

柴胡疏肝散为临床调经常用方剂，研究^[16]发现该方能明显改善对情绪起重要调节作用的眶额叶的皮层的病理形态。另有研究^[17-18]指出肝主疏泄对形、神、魂、魄的调控具有关键作用，核心依赖于中枢神经-边缘系统介导的信息产生与下丘脑-蓝斑核介导的信息传导。边缘系统(包括梨状皮层、扣带回、海马回、杏仁核群、下丘脑等)与情绪、动机活动的产生密切相关，是肝主疏泄的功能调控中枢。下丘脑是生殖轴上调控月经的重要中枢。针刺足少阳胆经五输穴(足窍阴、侠溪、足临泣、阳辅、阳陵泉)后，边缘系统亦显现出显著的激活效应。足少阳胆经腧穴风池、本神、悬钟等在治疗经期情志障碍方面也体现了良好的临床效应^[19]，为临床从脑-肝(胆)途径调神论治月经后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3.3 脑-脾(胃)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脑髓得以正常濡养和脑神统领五神脏的物质基础。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和气血津液转输于脑，不断充养濡润脑髓，脑才能维持正常的精神活动和认知能力。《灵枢·动输》载“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4]；《灵枢·五癃津液别》指出“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于骨空，补益脑髓”^[4]，均指出了脾胃与脑之间密切的生理关系。

脾胃是影响月经生成和泌至的重要脏腑。月经如期而至的前提条件是气血充足。《景岳全书》载“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10]；《陈素庵妇科

补解经水后期方论》亦提及“妇人经水后期而至者，血虚也，此由脾胃衰弱，不能生血所致”^[20]，均指出脾胃功能障碍与月经后期发病的密切关系。若脾胃功能失常，气血生化乏源，脑髓失养，易导致焦虑、抑郁、悲观等负性情绪。这些负性情绪不仅是导致月经后期发病的重要因素，还易反伤脾胃，加剧气血化源不足，冲任血海空虚，导致月经延后、经量少，甚则闭经。

脑-脾(胃)途径调神论治即通过调节脾(胃)功能的途径，达到气血化生充盈，脑神充养清灵，实现脑对月经的生成及周期节律性的调控。三阴交(脾经经穴)、中脘(胃之募穴)、天枢(胃经经穴)为临床治疗月经后期的常用经穴，针刺三阴交可特异性激活经期综合征患者与情绪的调节相关的下丘脑、额叶、壳核等脑区功能活动^[21]。临幊上月经后期患者多伴随睡眠障碍等症状，针刺中脘、天枢等经穴可改善月经后期患者的睡眠质量^[22]。调神针刺法可改善初期月经后期患者睡眠障碍，这一临床效应对其情志障碍和月经周期的调节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4 脑-肾 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海，肾藏志，脑为元神之府。肾、脑以精、髓为物质基础，依经络相通而神志互用。首先，从物质基础关系而言，脑需要肾精的滋养才能维持其生理功能。肾精充足，髓海得养，脑脉畅通，则人神清气灵，思维敏捷；反之，肾精不足，髓海空虚，脑失所养，则见“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4]。其次，在经络循行方面，《素问·骨空论篇》提到督脉“贯脊属肾……入络脑”，足太阳之支脉“从巅入络脑……入循督，络肾”^[4]，说明肾与脑通过督脉、足太阳膀胱经及足少阴肾经紧密联系，相互沟通。再者，肾、脑相互为用，肾气可充脑髓，脑神可调肾用。肾所藏“志”是神志活动的高度概括和精神活动的集中体现，归脑统领，具有调节、控制各种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的作用。肾藏志是肾、脑功能关系密切的高度体现。《石室秘录》言：“肾气上通于脑，而脑气下达于肾。”肾、脑气机升降相因，肾之“精”与脑之“元神”才能相融，脑才可执行情绪、记忆、思维等高级功能功能^[23]。

肾精为女性生殖、发育不可缺少的调控物质。肾精所化之气为肾气，肾气的盛衰，主宰天癸的至与竭，影响月经生成与排泄。肾精的盈亏和脑调神功能的正常发挥与月经周期的节律性变化密切相关。肾精、肾气充盈，脑髓充盛，元神功能正常，情志调畅，天癸如期而至，月事自然来潮。若压力过大、长期受负性情绪影响，导致肾气、肾精虚损，冲任失畅，脑对情志活动调控的物质基础不足，则肾-天癸-冲任生殖轴的功能紊乱，月经不能按时来潮。

张博等^[24]认为，中医学“肾”的部分功能归属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连接于“肾”和脑之间的通路，是性激素和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中的性激素受体。薛玺情^[25]研究发现督灸治疗月经后期具有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及调节激素水平的效应，其机制即与督灸具有温通肾、脑的效应有关。研究^[26]发现，调理月经常用的补肾中药可以通过干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和神经干细胞，为因负性情绪受损中枢结构修复提供可能。

的细胞源。临床常用调经药物,如熟地黄、怀山药、山萸肉、龟甲、枸杞子、菟丝子等补肾填精类中药和龙骨、牡蛎、珍珠母、柏子仁、酸枣仁、丹参、合欢皮、夜交藤等健脑静神类中药,也体现了肾脑同治的理念^[27]。从脑-肾途径论治,可收健脑固肾、脑肾同治之效。治疗月经后期的治疗应重视加强补肾健脑的方药和经穴的应用。

4 小 结

与月经周期节律性调控相关的脏腑、气血、经络运行离不开脑的统筹协调,心(心包)、肝(胆)、脾(胃)、肾运化藏泄功能正常,精、气、血充盈畅达,心“主神志”和脑行使“元神之府”的功能才能正常。在脑神、心神主导下,相关脏腑才能正常发挥对月经周期的调控,月经生成、泌至才可如常。各类情志障碍致心(心包)、肝(胆)、脾(胃)、肾功能失司,精、气、血生成及运行失畅,日久影响至心神、脑神,造成心神、脑神对月经周期和节律性的调控失常,导致月经后期。因此,对该证的治疗应重视调神论治,课神门(心经)、间使(心包经)、三阴交(脾经)、归来(胃经)、太冲(肝经)、厥阴(胆经)、太溪(肾经)等穴即体现了脑-心(心包)、脑-肝(胆)、脑-脾(胃)、脑-肾同治的调神治则。

“从脑调神论治”基于脑在该调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统领作用而提出。该治则不仅根植于脏腑、经络、气血与月经周期调控的密切关系,更契合现代医学对生殖轴调控和脑功能分区的认识,同时拓展了中医论治该证的理论内涵。“从脑调神论治”与脏腑、经络、气血论治均体现了中医辨治月经后期从本而治的学术思想,是对传统脏腑、经络、气血论治的创新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 朱贝贝,卢燕.身心疲劳对月经影响[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23(7):99-102.
- [2] 关键,唐鸣鸣.基于中医心身同治理念治疗妇女月经不调的疗效观察[J].江西医药,2022,57(11):1907-1909.
- [3] 白利峰.基于ERP探究月经不调、压力觉知对女大学生应激反应的影响[D].西安:陕西中医药大学,2022.
- [4] 翟双庆,黎敬波.内经选读[M].5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 [5] 张机.金匱玉函经[M].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 [6]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周坚,黄风景,刘时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
- [7] 颅囟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8] 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 [9] 王清任.医林改错[M].李天德,张学文,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 [10] 张介宾.景岳全书(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 [11] 李云庆.神经解剖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4.
- [12] 张锡纯.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下[M].柳西河,重订.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 [13] 付平,贾建平,王蔚,等.电针内关和神门穴对脑功能成像不同影响的观察[J].中国针灸,2005,25(1):61-63.
- [14] 杨继洲.针灸大成[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 [15] 韩红艳,段晓菡,于子雅,等.针刺间使穴对健康人脑内以LMFG、RMFG为种子点功能连接网络时变效应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7):3816-3820.
- [16] 张震,赵博,刘炽鉴,等.柴胡疏肝散对CUMS大鼠眶额叶皮层的保护作用机制[J].中药材,2021,44(7):1713-1718.
- [17] 王蓉燕齐,郝闻致,刘玥芸,等.肝主疏泄的现代生物学机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5018-5022.
- [18] 李晓陵,于国强,王丰,等.针刺足少阳胆经五输穴脑fMRI研究[J].中国医学影像技术,2014,30(11):1619-1622.
- [19] 于珺.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研究庄礼兴教授调神针法临床应用规律[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20.
- [20] 陈学奇,葛蓓芬.《陈素庵妇科补解》调经特色浅析[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2(5):374-376.
- [21] PANG Y, LIU H M, DUAN G X, et al. Altered brain regional homogeneity following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on at Sanyinjiao (SP6) in women with premenstrual syndrome[J]. Front Hum Neurosci, 2018, 12: 104.
- [22] 赵帅棋.针刺腹部腧穴治疗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疗效观察[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9.
- [23] 陈士铎.石室秘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24] 张博,李炎,黄树明.“肾通于脑”理论的科学实质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2022,49(1):62-64.
- [25] 薛玺情.督灸治疗虚寒型月经后期的临床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21.
- [26] 马丹凤,桂玉然,冯利,等.黎烈荣经后期佐补肾阳法经验[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9):1387-1389.
- [27] 武峻艳.中医肾脑相关学说的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6.

(收稿日期:2024-08-13 编辑:时格格)